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3位ISBN编号：9787200050073

10位ISBN编号：7200050075

出版时间：2003-11

出版时间：北京出版社

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页数：273

字数：143000

译者：郭宇波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中小学新课程标准编选，中小學生课外阅读权威读本，全球华语地区发行量最大的名著少年版。

本剧是一部在苏联国内外享有盛誉、深受我国读者喜爱的、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名著。剧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少年时就参加了红军，无论在战争的炮火中，还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柯察金都表现出大无畏精神、钢铁一般的意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由于在战争中多次负伤以及劳累过度，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但他战胜了精神与肉体的打击，拿起笔来歌颂为建立、捍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的英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非出自大文豪之手笔，它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以自身生活经历为基本素材撰写的小说，可以说是一个普通人讲述的“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小说由当时已经双目失明、全身瘫痪的作者口述，与作者同样普通的亲朋好友进行笔录而成。就是这么一部作品在国内外读者中享有盛誉，成为影响了几代人的名著。作品的取胜之处不在于语言的优美，不在于情节的曲折，而在于真实的记述所体现出来的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和引人深思的人生哲理和人生价值。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

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的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

保尔·柯察金小小年纪就投身了革命，战争中因受伤导致眼睛失明。但他依然以巨大的热情工作着，即使瘫痪在床，也拿起笔做武器，开始一片新的生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简介

奥斯特洛夫斯是一位现实生活中的保尔。

他于一九〇四年出生在乌克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大量情节就取材于他自身的经历。

他同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一样，年幼家贫失学，做过小工，参加经军打过仗，负过伤，后来也是双目失明，全身瘫痪。

在身陷绝境的情况下，他强忍着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书籍目录

未知的里程小荷初露白色恐怖下的恋情残酷的杀戮星星之火严峻的考验红色苏维埃政权为祖国而战痛苦的抉择心灵的悸动艰难的历程新生化悲痛为力量不灭的火焰钢铁意志永不放弃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未知的里程 “复活节前到我家补考的人，都给我站起来！”

”瓦西里神父摇晃着肥胖的身躯，气势汹汹地对全班同学说。

立刻就有四个男生和两个女生站起来，惴惴不安地望着神父。

“女生坐下，”神父摆了摆手，然后恶狠狠地对男生说，“你们谁会抽烟？”

” “神父，我们都不会抽烟。

”男生们怯怯地回答。

“不会抽烟？”

那发面里的烟末是哪来的？

浑蛋，都给我把口袋翻过来！”

”三个孩子忙不迭地翻检他们的衣服口袋，把里面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父仔细地检查着，连一条缝都不放过，但什么也没有发现。

“保尔·柯察金，你怎么像个木头人似的一动不动？”

”神父愤怒地盯着那个黑眼睛的孩子问。

“我的衣服口袋早让我妈妈给缝上了。”

”保尔强压住怒火，毫不示弱地看着神父说。

“缝上了？”

你以为这么一来，我就不知道那件事是你干的了吗？

上次你妈妈可怜巴巴地恳求我才留下你，这次可没那么便宜，你滚吧！”

”神父上前用胖手揪住保尔的耳朵，把他拖到门外的走廊里，然后，冷酷地关上了教室的门。

孩子们害怕极了，他们谁也不知道保尔为什么会被开除出去。

只有保尔的好友谢廖沙·布鲁克明白，那天补考时保尔把烟丝撒在神父的发面里，神父是在拿这件事对保尔撒气呢！

被赶出来的保尔，在一瞬间竟有些不知所措。

他愣愣地坐在教室外的台阶上，两手托着脑袋呆呆地想，难道就这样离开学校了吗？

怎么向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的妈妈交待呢？

一想到那么爱他、关心他的母亲，一阵强烈的呜咽便哽住了他的喉咙。

往事真的是不堪回想，就因为那次在圣经课上，保尔就地球是由上帝创造的说法，向神父提出疑问而遭到一顿毒打后，神父对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常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为难他，有时甚至一连几个星期罚他站在墙角。

最可恶的是，他再也不向保尔提问了，保尔对他真是又恨又怕。

复活节前，他和几个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父家补考，就趁此机会把烟末撒在他家的发面里。

谁知，竟会惹下大祸……第二天，保尔的母亲来到学校，请求神父允许她的孩子上学，可被神父无情地拒绝了。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把刚满十二岁的保尔领到车站食堂，在那里给他谋一份差事。

保尔的学生时代就这样过早地结束了。

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一个无精打采的中年人，他瞥了一眼站在母亲身旁的保尔，不经意地问：

“他多大了？”

” “十二岁。”

”母亲赶紧回答。

“好吧，让他试试看。”

每月八个卢布，值班的时候管饭，每天从早上七点做到隔天早上七点，两天有一天休息。

可不许偷东西。

”老板说。

“不会的，老板，我敢保证他不会偷东西。”

”母亲慌忙回答。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那今天就上工吧。”

老板回头对那个站柜台的女店员喊道：“姬娜，你把这小孩带到洗碗室去，让佛露茜亚安排他顶替格里斯加的工作。”

“你去吧，”母亲期待地对保尔说，“别给自己丢脸，孩子。”

保尔深深地看了母亲一眼，头也不回地走了。

洗碗间里的桌子上，堆满了小山似的盘碟刀叉，几个肩头搭着毛巾的女工，正在那里不停地擦洗

一个比保尔大不了多少的小伙子，蓬乱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正在对付两个大茶壶。

一大锅洗碗碟用的开水，正咕噜噜冒着热气，整个洗碗间里水雾蒙蒙，看不清那些女工们的脸。

姬娜走到一个洗碟子的女工面前，扳着她的肩膀说：“佛露茜亚，这是顶替格里斯加的新伙计，你安排吧！”

接着她又转过头来对保尔说，“她是这里的工头，她会告诉你该干什么。”

“好的……”没等保尔回答，姬娜就转身回食堂去了。

这时，佛露茜亚回过头来，擦擦额头的汗水，将保尔上下打量一番，然后卷起一只滑到肘节下面的袖口，用一种异常轻快的语调对保尔说：“小弟弟，你的活儿是看管那座大的铜锅，每天早上准时地烧开它。

不过，要你自己劈柴。

那两个大茶壶你也得对付。

大家忙不过来的时候，你得帮忙擦擦刀叉、倒倒脏水什么的。

“哦，知道了。”

那我现在干什么呢，婶婶？”

保尔问。

“哈哈，婶婶？”

真好玩！

保尔的话音一落，洗碗室里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原来佛露茜亚不过是个十八岁的姑娘，因为雾气的缘故，保尔没能看清她的脸。

“到这里来吧，帮我擦擦刀叉。”

看到保尔尴尬地站在那里，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女工招呼道。

这时洗碗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捧着一大堆脏盘子进来，其中一个丑陋的三角脸说：“抓紧干活吧，十二点的车眼看就要到了，你们还在这里胡闹。”

，他望了一眼保尔，然后问：“他是谁？”

“新来的小伙计。”

佛露茜亚说。

“是吗，新来的伙计？”

那么——？”

他把粗大的手压在保尔肩上，把他推到大茶壶跟前说，“你得看好这两个大茶壶，你看，现在一个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只剩一点火光。

看你是新来的，今天饶了你，要是明天还是这样，你就等着吃耳光吧！”

保尔什么也没说，就把长靴脱下来放在烟囱上，开始烧茶炉。

木炭烧红了，发出“劈啪”的欢笑声，水一会儿就沸腾起来。

于是，他开始倒脏水，开始把湿木柴堆在火炉旁，又把湿衣裳披在茶壶上面……他明白在外面干活可不比在家里，没有人会迁就你，要是干不好就得吃耳光。

等到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之后，保尔已经累得不行了。

“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

你看他干活像疯了似的。

一个年纪最大的洗碗妇说。

“他累坏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佛露茜亚说。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换班的时候，保尔已经被通宵不息的劳作弄得精疲力竭，好不容易才把那两个滚开的茶壶交到那个接班的圆脸小伙子手里。

“哟，不错！

一切都弄得很妥帖。

”圆脸小伙子满意地点点头，然后把双手插进裤兜里，不可一世地晃荡着身体，然后白了一眼保尔说：

“听着，小混蛋！

明天六点钟来接班。

”“为什么？

应该是七点换班。

”保尔说。

“可我要你六点来，你就得六点来！

否则，我揍你！

”圆脸小伙子霸气地说。

这时，刚换了班的洗盘碟女工，正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俩。

保尔被激怒了，要不是因为头一天上工，他一定会揍扁他。

可他只得耐着性子说：“火气可真大呀，不过，别烧死了！

告诉你，我明天七点准时接班。

如果想打架，我等着你。

”“好吧，我们走着瞧。

”小伙子没想到会碰到一根硬钉子，气咻咻地对保尔说。

具有纪念意义的第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哼起了愉快的小曲，忙碌过后的闲暇特别令人兴奋，更重要的是，他感觉自己成了大人，头一回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了休息权。

车站食堂不分白天黑夜地营业。

因为这里是一个枢纽站，五条铁路线在这儿交汇，人潮汹涌，只有在深夜两班车的间隙，才能安静两三个小时。

车站里不时有士兵从这个战线调到那个战线，还时有伤兵从前线撤回来，而新兵像流水一样不停地流来流去。

在这样的环境里，保尔一干就是两年。

哥哥阿尔焦姆曾设法让他去工厂当学徒，但没有成功，因为那里不收十五岁以下的孩子。

保尔多么希望他能快一点长大，好让他尽早离开车站食堂这个肮脏的地方。

那熏黑了的大石头房子，早已强烈地吸引着他，以至于他常常在休班的日子，到哥哥那儿去帮着干这干那。

车站食堂早已不值得他留恋，就连佛露茜亚也离开了。

这个活泼可爱的少女，曾经对他是多么的亲近啊。

她的关爱，就好像一缕带着田原气息的新风，吹散了笼罩在他心头的层层乌云……可是，她走了，以后的日子愈发地寂寞难耐。

不知不觉地，他想起不久以前发生的事情。

那是一个周末的夜晚，百无聊赖的保尔出于好奇，爬上了小储藏室旁边的柴堆，想看一看他们经常聚赌的地方。

可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就听到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

保尔回头一看，见是丑陋的堂倌普罗霍尔下来了，他赶忙钻到黑暗的楼梯下面。

这样，普罗霍尔就看不到他了。

“普罗霍尔，你等一下。

”这时，楼梯上又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你还有什么事？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普罗霍尔站住了，不耐烦地望着上面问。

脚步声渐近，保尔这才看清是佛露茜亚。

“她来干什么？”

”保尔心里一愣。

佛露茜亚拉住普罗霍尔的手，用一种羞怯而微弱的声音问：“普罗霍尔，中尉给你的钱呢？”

”“什么钱？”

难道我没有给你吗？”

”普罗霍尔粗暴地甩开佛露茜亚的手臂，阴森森地说。

“可是，普罗霍尔，中尉给了你三百……”佛露茜亚强忍住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小声地说。

“三百？”

你都想要吗？”

你也不想想一个洗盘碟的女工，能值那么多钱吗？”

给你五十已经足够了！”

唉，好吧，再给你二十卢布。

你要是听话，以后我还会给你找客人的。

”说完，普罗霍尔头也不回地走了。

“流氓，骗子！”

”佛露茜亚在他身后大骂，然后靠着柴堆呜呜地哭起来。

保尔站在暗黑的楼梯旁，他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他浑身颤抖，他把脑袋抵在柴堆上，那无以言说的痛苦，把他折磨得像疯子一样。

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就连佛露茜亚也被他们出卖了……”“我要是有哥哥阿尔焦姆一样的力气，我一定会捏死他！”

”对着丑陋的普罗霍尔，保尔不止一次地在心里说。

炉膛里的火苗，在跳跃，在闪动，一朵小小的火苗灭了，另一朵又颤颤地升起来，合成一股长长的蓝色旋转的火焰。

但在保尔看来，那是讥笑者在向他伸出长长的舌头，向他挑战。

厨房里异常寂静，只有没有关紧的水龙头，在那里发出孤独的“滴答”声。

这时，保尔的好友克林加像幽灵一样地进来了，他常常在这样的午夜溜进来，跟保尔一起消磨时光。

可是，他觉得今夜的保尔有些不同寻常。

“怎么了？”

”克林加关心地问。

保尔转过头来，用一双悲凉的眼睛看着他的朋友。

克林加发现，在这双眼睛里，他看到了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痛苦。

“保尔，发生了什么事？”

”克林加从柴堆上支起身子问。

“发生了什么事？”

从我进来的那天起，每天都要发生很多事，让我感到郁闷！”

憋气！”

我们只是一架机器，谁都可以利用。

他们不高兴了，就可以打你、骂你，而且，还不准还手！”

你说这是什么世道？”

”保尔站起来，咆哮道。

“别那么大声，要是他们进来听到了可不好。”

”克林加阻止道。

他往炉膛里添了些木柴，在他身边坐下来轻声地问：“今天还读书吗？”

”“没有书读，”保尔说，“书店已经关门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为什么？
不是开得好好的吗？

”克林加吃惊地问。

“宪兵把卖书的人抓走了。

” “为什么？

” “听说搜到了一些东西……好像是政治问题。

” “什么是政治问题？

” “我也不大清楚，”保尔耸耸肩，“好像谁反对沙皇谁就叫有政治问题，就得遭殃。

” “哦？

有这样的事？

”克林加似懂非懂地问。

“说不定啊。

”保尔道。

“你们怎么还不睡觉呢，孩子们？

趁现在没有火车，好好休息一下吧。

”一个睡眼惺忪的女工走进来，接着又转向保尔说，“我来替你照看那锅子。

”时间过得很快，这已经是新年一个月的一个早上，天气很冷。

保尔干完了一班活儿，十分迫切地跑到老板娘那里，要求回家，可老板娘没有答应。

保尔无可奈何，只好继续加了二十四小时的班，他累得全身骨头都散架了。

可是他还得往铜锅里灌满水，把它烧开，三点钟的火车到站时要用。

他拧开水龙头，可奇怪的是没有水，心想或许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于是，他就让水龙头开着，自己却倒在旁边的柴堆上睡着了。

一会儿，水龙头咕噜噜地来水了，可保尔却不知道，连日来的疲劳已经击倒了他。

没多久，水槽满了，水溢出来流到砖地上。

这时，洗碗间一个人也没有。

水流得越来越多，漫过洗碗间，流进大堂，然后又像蛇一样悄悄地钻到旅客们的包袱和箱子底下。

“啊，涨水了！

”直到一个睡在地板上的旅客被水泡醒，人们才惊慌地扑向各自的行李。

大堂里顿时乱成一团。

水依然畅快地流着，它并没有被人们的吵闹声所吓退。

“浑蛋，你怎么就睡着了？

”雨点一样的拳头落在保尔的身上，但他还在睡梦中，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等他完全醒过来，已经不能动弹了。

他被那个叫普罗霍尔的浑蛋打得太狠了，根本没有力气回家去。

第二天早上，身材魁梧的哥哥阿尔焦姆叫醒了保尔，让弟弟把被打的经过告诉自己，然后，就穿上皮短褂出去了。

“请问堂倌普罗霍尔在哪里？

”一个陌生的青年向格拉萨问道。

这个青年就是保尔的哥哥阿尔焦姆。

“哦，请等一下，他一会儿就过来。

”那女人说。

“谢谢。

我在这里等他。

”阿尔焦姆往门柱上一靠，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

一会儿，普罗霍尔端着一大叠杯盘刀叉，踢开了洗碗间的门。

“他来了。

”女人顺手一指。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阿尔焦姆便毫不犹豫地迎了上去。

“你凭什么打我弟弟保尔？”

阿尔焦姆按住堂倌的肩膀，直视着他的眼睛说。

普罗霍尔想挣扎着躲开，可阿尔焦姆的拳头已经把他打倒在地。

他想爬起来，可更有力的拳头雨点般向他袭来，让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女工们吓坏了，纷纷躲在一旁。

阿尔焦姆狠狠地踢了普罗霍尔一脚，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出来，留着被打瘫了的普罗霍尔在那里呻吟。

那天晚上，阿尔焦姆没有回家，他的母亲玛丽亚知道他被关进了宪兵队。

六天后的晚上，阿尔焦姆回来了。

这时，他的母亲已经睡下，他径直走到保尔的床前。

“好些了吗，弟弟？”

他坐在床边，关切地问，“别急，我已经在电力厂给你找到一份事做。你可以在那儿学点本事。”

保尔一阵冲动，抓住哥哥那只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着。终于，他从黑暗的车站食堂解脱出来了。

“沙皇政府被推翻了！”

这个消息像旋风一样，惊破了小镇的沉寂。

在自由的风中，人们听到的是一连串新鲜的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不过，这种充满新奇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只有市参议会屋顶上那面飘扬的旗帜，还时刻提醒着这里曾经发生的变革。

冬季来临的时候，车站出现了一群自称是布尔什维克的人，他们大都是从前方来的士兵。但镇上没有人知道“布尔什维克”这生硬的称呼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日子还得照样过下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编辑推荐

一本好书，就是一轮太阳，灿烂千阳，照耀我们成长。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美绘本·青少版）》是一部辉煌的名著，这是一部用生命谱写的作品，这是一部在革命烈火中铸就的史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